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書

答謝民師書名舉廉新淦人与其父懋叔岐弟世充元豐八年間登進士第時號四謝後爲廣東帳幹偶遇公還自海外以文相往來遂有此書蓋庚辰元符三年也嘗取世上元真昇詩公大加獎賞

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臨傾蓋如故漢鄒陽書云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設辭以對之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類也雄傳云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而獨

悔於賦何哉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推此志也雖与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吾子篇又云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兩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録當爲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親念之意今日至峽山

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答劉沔書沔字沔之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所編録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文字言語見知於世亦以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契棄筆硯爲瘖默人然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謂亦皆隨手雲散鳥没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者之戒也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統即昭明太子武帝之長子也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楚襄王与宋玉游於雲夢之補使玉賦高唐之

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告玉復使玉賦之如子虛亡是公等皆賦
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出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而
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
詩有江漢之語文選蘇武詩云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及陵與武書詞句
儇淺正齊梁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
元獨知之子元史通別傳九條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
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陵傳中斯為謬矣范曄作蔡琰傳
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
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
語哉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
於南匈奴左賢王曹操素與邕善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文姬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
權柄董卓亂天常又云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又云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

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觀此則琰乃因卓亂而流入於
胡也及以蔡邕傳攷之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
乃辟邕為祭酒從以侍中及卓被誅邕聞之而歎司徒
王允始收邕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是卓之方亂邕尚
無恙也邕字伯喈
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
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国孔融
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
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无所假建安乃後
漢獻帝年號也
非東漢詩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
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
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與真有作者風氣知足下
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
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
公有三子長曰邁次曰迨幼曰過過字叔黨公嘗目之為小坡有斜川集行於世
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
為數日喜寢食有味
叔黨志隱賦叙云昔余侍先君子儋耳嘗賦志隱一篇叙昔人解嘲
實戴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
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則公所謂時出一篇為

數日喜者此類是也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軾頓首

答王庠書 庠乃子由婿公嘗與曾直書云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卓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

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矣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重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

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甚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然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乎文章猶爾況於道德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之爲謀至矣彼視祿産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陸賈傳云諸呂擅權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呂氏謀益壞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氏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

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售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親姻中乃有王郎乎晋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初適凝之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公游戲翰墨故借用此語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益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又答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耶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

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與朱鄂州書 鄂州名壽昌字康叔嘗爲郎曹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五十年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入蜀得之於同州迎以歸公嘗賦詩以美其事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

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
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鄂
渚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
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
亦不忍卒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
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
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死報應如此而愚人不
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
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京
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
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
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

其狀甚急遭獨念其婦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于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喻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生之罪以殺胎

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眞可謂無辜矣悍羞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壑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晉王濬傳云濬爲巴郡太守郡边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免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收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濬統兵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古之循吏如此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

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

惟爲民自重不宜軾再拜（志林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軾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土古耕道雖椎魯无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須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答李方叔書

（方叔名廌陽翟人王直方詩文發源云李方叔爲坡公客坡公知貢舉而方叔下第故有詩云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山谷和之云今年持棄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蓋是時山谷亦在貢院也）

軾頓首李君先輩足下別後逝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

歟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性謹簡善持論所著唐史七十五卷詔藏秘閣）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之翰論曰劉洎之死緣舊史所書出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論洎補翼太子之悳洎有誅人臣之對時巳責其跡捷太宗至自遼京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許大霍事亦與前家犯之詔何異儀為遂良訪奏太宗曁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許絕無能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判與洎不異太宗何至論信遂良遂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隙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故慕遂長後諫發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誅魏人發而拚之指恐其無拜故劉洎之于許寃李義府助之賴察孝韋力辨其事遂良譖洎之言諧出於此安可信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之翰論曰明皇立鄭令太子二十餘年名分久定[illegible]不開人姜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發之乎不非發之復殺之矣此鄴武妃妖感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未亦由張說之過也開元十七年忠王浚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許去真數望相杜擬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

衛忠王奇表此之聖祖事宋便乎蓋聰成方般說侍讀
求宮知其畏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彼衆知耳
可或有諸王之意也君果以或之才不能行存事志王
賢定以代之何不定計逆頭於濟而立忠王決父子之
除元太過何得窃穪忠王之善而無洲定計計維不定
明皇意已稜矣天子於人子有移意則變寵叛賊之寺
八之亦易以此論
之岂非張說之淵

張巡之敗緣房琯

之紛論曰幸相舉
事數大下利害當
盡大公之心尚震智詳不周或至敗事況拔不平之寄
平务珀之爲相也與貫闕進明私怨進明師河南臥兼
街史大失是假風意之被以重其任培又用許長舊爲
都將亦兼大大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衷
舉寺尔遂我眦陽房迫而進明不較忠賢數人爲
賊圻書軍民之盤崔其業毒皆琯挾怨用人之遇

李光

弼不當圖史思明

之韜論曰李光弱甚史思明事河不
步事機不賴闘躬之甚恩明爲綵山
逆董異相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節陽一通
帰於朝廷嫌險誹之心末可今倚以能撚安發諸之賞
表帰順之節大子命之節歸行之王餚剿淳方旁求兄
復叛之迹何遂遣人圖之亦況河北殘寇尚矛平定振
遊之黨方親圖之恩信舉濟爲尚背之討思明既以婦
順楨寵隨而剛之役叛者決其討此又皆事機哉貸黑
判製叛大乱兩
河也竑失兼令

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

之斬論曰
宣宗久后

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
令以肅臣下恩學宗室礼重宰相至於儀行以察取士
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
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嫻母也不能盡權事之
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薦時才不能容而逐之
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
人至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致內臣爭立嗣君
幾至於亂是宣宗區々為善止於小節爾
皆舊史所
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公誌文
歐陽文忠公為之翰墓誌云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
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乱每為人說如
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李者
以謂絕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
司馬君實跋尾
溫公跋毛大略云孫公書此書甚自董借當別緘其槀
於嘗父盥手然後營之謂家人曰万一有水火兵刃之
患此財貨尽棄之此苟不可失也每
公私小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
益復慨然然足下
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
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
以求信於後世不亦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

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後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柳文複杜温夫書云書抵吾必周孔周孔安可當也求柳州見一吾剌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朝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公有近日士大夫之說殆爲介甫發也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君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形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遊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誌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此劉見孔叢子抗志篇

昔溫嶠以未葬不得調〔晉溫嶠傳詔嶠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劉琨之命於江南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固請北歸〕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吾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東皐雜錄云李方叔祭東坡文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人多傳誦之〕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七

廸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書

荅毛滂書　荅李端叔書

荅李昭玘書　荅俞括書

荅張嘉文書　上韓魏公薦董傳書

荅毛滂書

滂字澤民元祐中公守錢塘澤民爲法曹掾公以衆人遇之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衆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廻去公問誰所作或以毛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知軾之罪也翼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舜頒文則之會偉民因此得名首常之韻語陽秩云東坡書獎与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間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耕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苗若東坡若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黄魯直張文潜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答李端叔書名之儀少登科元祐中爲密院編修官能詩善爲文工於尺牘東坡

嘗謂得發遊三昧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々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擧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擧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

極諫故每紛然誦説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々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婁敬傳云高帝使敬使匈奴還言不可擊是時漢兵業已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説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説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々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

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荅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輒思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蒙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

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一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鶩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

悵悵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華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觧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為作祠堂竟不暇此為遺恨近以告華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華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為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為謝不宣軾再拜

答俞括書 括字資深嘗為安州守

軾頓首再拜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寵訪示長牋及詩文一軸伏讀累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辭者達是而已矣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欽

纂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繕寫奏御公嘗有乞校正陸宣公奏議進御表狀其末云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舉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以待世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今覽所示議論自東漢已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若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然孫氏斷於治病而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爲此文恐未必售於世售與不售豈吾儕所當掛

口哉聊以發一笑耳宣公奏議有一表謾以奉呈不須
示人也餘俟面謝目昏自書草草不罪
答張嘉文書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慰慰交
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
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在明識其妙用然不
肯盡談纔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
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
悔其少作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
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
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

草草

上韓公乞葬董傳書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時嘗在鳳翔與東坡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賦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材少近世公卿薦士稀韓方舉之傳已亡矣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

許嫁我其妹公初傳留別詩有眼亂行看擇婿車之句蓋謂其方議親也若免喪得
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
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
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
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
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
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
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
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嘆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
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李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
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
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

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千冒左右無任戰越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盛至獨私竊觀四十餘年之閒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讙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位者與有力焉太子太傅安簡王公諱舉正（本傳云舉正字伯仲世爲魏人禮部尚書化基之子也）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請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公嘗爲太常博士又常[illegible]史館）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史記封禪書云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升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保曲阜之履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分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注云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趙岐孟子注云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摩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杜預左傳注云昌歜即昌蒲葅柳子厚題退之自頴傳後言文王之昌蒲葅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不若因褒貶以想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武帝得鼎於汾水改元元鼎見本紀叔孫勝狄以名其子春秋文公十二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杜預注云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扶風即鳳翔府時陳希亮公弼守鳳翔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

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田野草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穆公冢在槖泉宮祈年館下見皇覽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長楊五柞宮皆在盩厔武帝嘗獵長楊又幸五柞張晏云有五柞木因以

名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楊素爲文帝營仁壽宮規模爲後帝怒素懼封八曰壽母恐后至當自免已而果然見本傳唐之九成也高祖武德元年發麟遊郡爲仁鄜州〻有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遺事別錄云東坡簽書鳳翔每作齋醮等文公弼必塗改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至于終篇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軾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丙申仁廟嘉祐元年公時年二十一將舉進士東遊京師故取道鳳翔）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嘉祐六年公年二十六應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是歲十二月到任）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出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皁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

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與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矣而猶為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殘敝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

則是眞足書也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晉謝安謝人宋謝莊梁柳惲唐顏真卿皆嘗守吳興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時熙寧五年公通判杭州以檄至湖文集有將到湖州寄朝孫莘老之作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

可以父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八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記

篔簹谷偃竹記

左太冲吴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李善曰竹名也篔簹生水边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盧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者夷人績以為布葛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文與可名同梓潼人登科擢館職出典貝元洋州數郡与公至相厚善有石室先生丹淵集四十卷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言曰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公怒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臣不能喻臣之子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古之人与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今夫夫子之託

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
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
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
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
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
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
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
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
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
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矣
然二百五十四匹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

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史記貨殖傳云渭川千畝竹其人与千戶侯等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歳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魏武紀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過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故太尉橋玄[illegible][illegible]令載公祀文曰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閒如此也与可送公赴杭作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規如此可見其親厚無閒後公竟坐杭之詩卅遂被謫云

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

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

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老泉嘗有送昌言出使叙見集中）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廕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

其急難甚於爲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眞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

二月日趙郡蘇軾書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公自黃州量移汝州）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

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注云无射鍾名律中无射槬者横大不入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鍾也國語曰鄭伯納樂二八歌鍾二肆于晉悼公悼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

注云肆列也莊子即魏絳諸本多作魏獻子之歌䟽以傳攻之獻子乃莊子之子魏舒非魏絳也疑傳寫之誤

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公云炙塘東陽皆有水楽洞泉流空巖中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西山中巨石磊〻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石磬声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还適過南安軍法椽呉春示旧所作石鐘山記復題其末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樂天詩云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又云岸曲舟行遲一曲進一觴未知幾曲醉〻入无何鄉見長愛集栩公歌云顛老新成池上堂因憶樂天池上篇樂天先識勇退早豪〻万世清風傳古人中求尚難擬自顔憑者敦可肩又云酒斟陶然壁際上醉鄉何有但浩然人生所適貴自適斯適豈異白樂天見安陽集天下之士聞而

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即仁宗英宗神宗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公本傳云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天下之務至琦爲相倚任尤至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茲殖琦之力也武定亂略趙元昊之叛琦嘗爲陝西四路安撫招討使後元昊卒稱臣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琦在

仁宗時定策立英宗繼而又立神宗及爲英宗山陵使庶復士公累辭位遂判相州愛賢才
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埒折節下士天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所與雖素所
不悅必取用之故終奇之去得人爲多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
想聞其風采公行狀云公知定州素聞兵轄不可使至則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卑中尤不可教
者川首斬軍門外由是定兵精勁齊一隱然爲雄鎮声勁勇中又塞上謡言有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
之語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温公撰公詞堂記云公光捕三右大済衆雖使中外之人
嬉逆自若曾无驚視頒听切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此公之所有而樂天
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樂天自文宗大
和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至宣宗大中元年乃卒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
水園池之樂樂天傳云居易被遇憲宗時事无不言然爲當路所忌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東
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木建石樓香山鑿八節諧自号醉吟先生爲之傳府有餘帛廩有餘
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旧史又云居易作池東粟廩池北書庫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

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
文采表於後世樂天傳云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
其文章精切然最工詩擬公傳云所著文集奏議九百餘卷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
道德高於古人樂天傳云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
又韓公祠堂記云公為宰相十年當朝廷多故公挺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或以明哲保身為言公
款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是非如何耳至於成敗天也聞者愧服其忠勇此公與樂
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
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
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
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
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
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後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左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白圭自以為禹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長卿傳云相如始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為人更名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法言吾子篇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崔浩自以為子房北史崔浩傳云浩嘗自謂木比張良而稽古過之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魏公有子五人忠彥乃其長子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五代史吳越王錢鏐傳云梁開平四年錢鏐築捍海塘作障湖通江門江濤激之板築不能就鏐以強弩數百射濤頭作詩投於海門濤趨西陵

功就乃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
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
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
水以足民用(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井
邑日富教杭人至今祠公于城下事見鄴侯家傳)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
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事見石函記)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
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
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
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
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

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泒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問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述古名襄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卑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跡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

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潚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密州倅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

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刑稜而余適還倡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餘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劉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謹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府藏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事見羊祜本傳夫使天下至今知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暢然長思而一歎也

張君寶墨堂記名次山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謂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旋之空言

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禹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孔丘知之以爲博（莊子秋水篇云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推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墨藪云魏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三日胷盡青因嘔血魏世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

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之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公詩話云熙寧五年內載往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簽判張次山有書求軾作寶墨堂記其間有學醫之說載以謂李醫者嘗知醫書以窮疾之本原昔今庸醫皆伎多妄投藥石以害人命意言不練事之人驟施民政喜怒不常有害人甚於庸醫之未旨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公時年三十九就杭州通判移守密州公有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發益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公以熙寧七年秋末去杭適密釋

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公後杞菊賦序云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公嘗有盧山五詠其一則盧敖洞公自注云按圖經敖乃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而淮南子注云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求神仙亡而不返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秦

穆陵公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太公封於齊威公霸於齊故遺烈尚存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注曰濰水導源濰山顏師古則云濰水出琅邪即禹貢所言濰淄其道者也按史記淮陰侯韓信與楚將龍且議夾濰水而陳用決囊壅水之討擊殺龍且後信竟以諫叛斬於長樂鍾室故公俯濰水因思而弔之苕溪漁隱胡仔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有南望馬耳常山東則庐山西望穆陵北俯濰水之識北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後注客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与弟秋書云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喟無歡情旂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瀧之哈東眺白沙思鳳鵰之声北臨樊遞存鄧老之高南聯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漢念崔徐之友肆聯溢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誹倜稜日倜悵極多妾章月觀記云營與子四顛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鵠夷子皮之所從道北其西曰成步躍佛狸之所營至也若其此廣陵則謝太傳之所案與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相沒州之所繫揖而替也前後格致大率湘頡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

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熙寧七年子由為齊州掌書記故在濟南賦見本集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記

獎諭勑記

熙寧十年公在密州任滿差知河中府未到改知徐州是歲七月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阻山衆續呂梁百步北之匯于城下公親率武衛營上亦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卒全城以閘水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敕事部褒之此記是也事見公墓誌

勑蘇軾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

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全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迺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徙得汝以安也使者發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止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絶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自東門隅入遇堤而止水窓六尺先水未至

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父塚之東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增冢冢高四十餘丈自城中附城為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遂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一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已而澶州靈平埽成水不復至臣軾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

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熈寧防河録云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

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二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晩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韓退之重修滕王閣記云其江山之好登覽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此說結題頗相類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儉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

不可若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輒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閒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閒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

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介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張君名天驥）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君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

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可與易也〔莊子髑髏見夢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左傳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狄果滅衛〕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晉史劉伶字伯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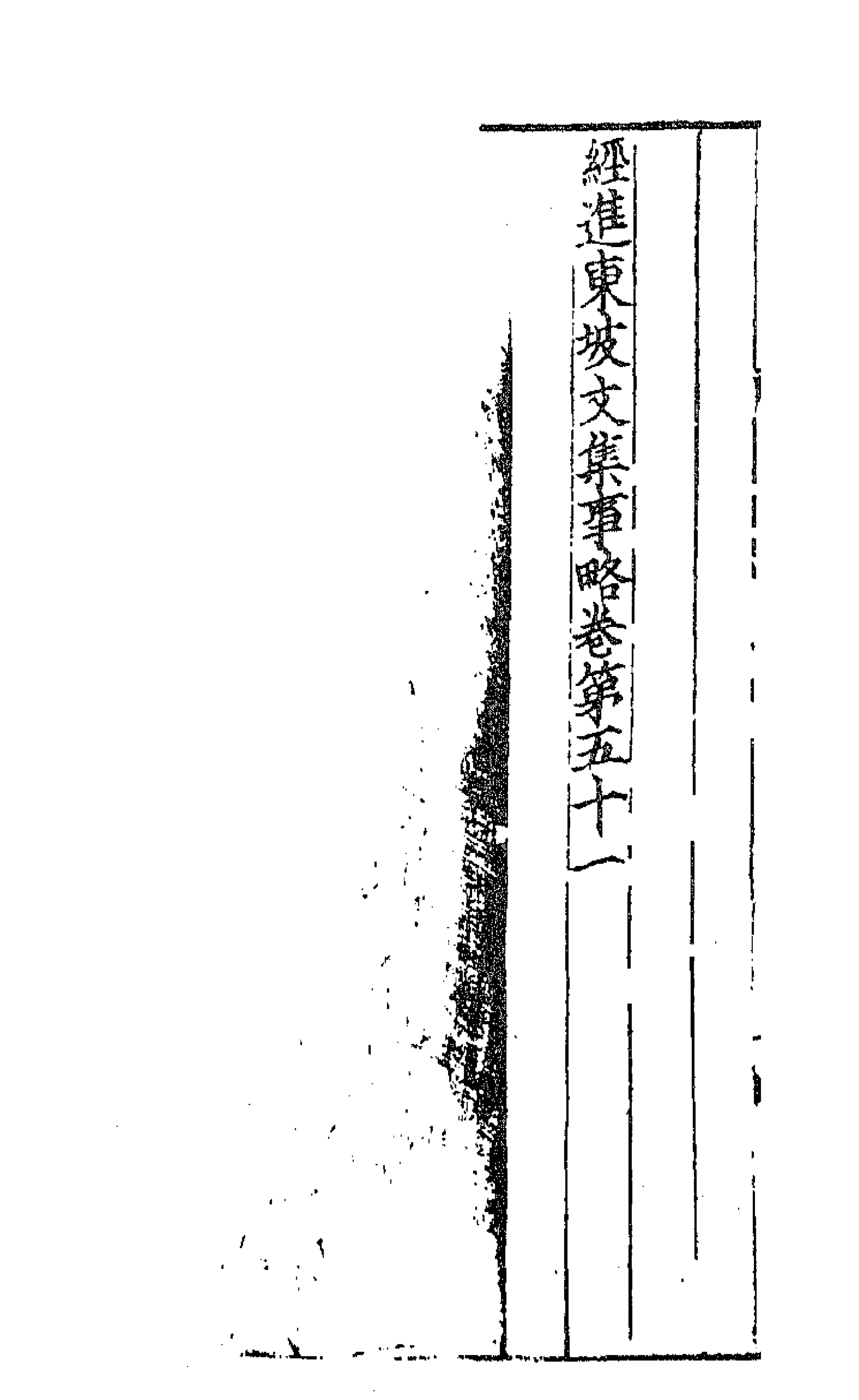
倫沛国人也不以家産有无為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湎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藉以一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飲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雩者祈雨之祭名鄉元曰雩者

呵也吁嗟而請雨也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聦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饗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掇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五十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璘乃元宗子安祿山反詔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見富且強遂發兵反後爲皇甫侁所殺先是璘辟白爲僚佐及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事各見本傳）此豈濟世之人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畢公名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太白使脫鞾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白傳云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才章富盛嘗爲東方朔畫贊開濟明豁包含宏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此贊見文選第四十七卷遊方之外見莊子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本傳云璘貌陋甚不能正視於事不通曉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白傳云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

可以不辨

順濟廟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儋耳即儋州公以徽廟登極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又經皇子赦恩授舒州團練使永州居住未至永州授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州軍任便居住故云北歸）艤舟吳成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簇鐵槊鋒而劒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謹氏之物也（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之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謹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於是肅謹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謹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无忘服故分陳以肅謹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于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

旣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謹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于路寢孔子履藏于武庫（晉史云惠帝永平五年武庫火累代之寶如孔子屐漢祖斬蛇劒盡焚焉）皆以古見寶此矣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爾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告子產曰昔禮主盟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抑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

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屏之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是也王制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云棘當爲僰僰蒲北反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狄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使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魯頌泮水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注云囚拘也矯矯武貌馘乃所格者之左耳伴

禮曰受成於學（王制曰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古之取士論政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黨錮傳序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以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

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縣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成費於官者爲錢凡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某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嬴糧而從其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

蜀觀眉山蘇軾書東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絕云劒南西望七千里乘輿真爲玉局遊而東坡竟終於玉局觀見詩文發源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

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余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余曰妙一

而已容有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子瞿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散余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事見上注郢人之鼻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雞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其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怳惚之中而俟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三

人者出道士曰予少妄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予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堂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二